



咆哮紅顏

諸葛青雲

咆哮红颜

诸葛青云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01号

咆哮红颜

诸葛青云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0印张 650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0

ISBN 7—224—02298—5/I·562

定价(上、中、下) 15.30元
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字陕字第92.08号

一座坟，一座建造得不太大，也不太小，相当漂亮，但又没有碑碣的坟。

一个人，一个满面风尘，鞢衣百结，似乎被甚悲哀情绪所侵，以致显得比他实际年龄，更老了一些的老年人。

一座炉，一座由三块山石，架成的炉。

一个锅，一个平平常常的煮饭、煮菜或是煮汤的锅。

既然称“炉”，“炉”下自然生得有火。

既然称“锅”，锅中自然煮得有物。

炉围着火，火炙着锅，锅对着人，人看着坟。

除了坟是安安静静以外，其余都是动的，或是不太静的。

炉虽不动，但却被那熊熊火焰，烧得毕剥作响。

火不仅焰光跳动，并也洪发生声。

锅则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地，已被烧得翻翻作滚，并蒸腾出奇香热气。

人呢？人是左手向炉中不断加柴，右手向目旁不断拭泪。

四外是青山，当空是白云，云山幽美处，蓦地起吟声。

既起吟声，必另有人。

好了，既有了一个以上的人，这篇“咆哮红颜”的侠情故事，也就可以开始。

* * *

* * *

* * *
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；

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；

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岗。”

这就是前面所说“云山幽美处，蓦地起吟声”的“吟声”。

吟的词儿，是东坡居士的“江城子”。

吟词儿的人，是个约莫二十四五，风神潇洒，极为英挺的青衫书生。

这位青衫书生，是从一条陡滑山道之上，缓步走来，但目光不时扫视四外，似乎有所寻觅。

转过了一角山崖，青衫书生目光忽凝，已有所见。

他看见了锅，看见了炉，看见了人，看见了坟。

青衫书生剑眉微扬，飘然走过，向那对坟流泪的鹑衣百结老人，深深一揖，含笑说道：“老人家，在下有事请教。”

鹑衣老人抬起头来，对青衫书生看了一眼，皱眉微叹说道：

“我因至友新亡，情绪太坏，尊驾有何事见询，请说得越简单越好。”

青衫书生点头笑道：“在下因是西南人氏，初来浙

东，路径不熟，想向老人家请教一声，这‘括苍山’中，可有处‘埋龙坳’么？”

鹞衣老人闻言之下，从一双泪渍模糊的泪眼中，闪动神光，凝望着青衫书生，扬眉问道：“尊驾由西南不辞万里，远来浙东‘括苍’，就为了寻找‘埋龙坳’么？那地方景色虽尚清幽，并不是什么特殊名胜。”

青衫书生答道：“在下寻找‘埋龙坳’，并非为了览胜探幽，是想拜谒隐居其间的一位前辈奇客。”

鹞衣老人问道：“尊驾所谓的‘奇客’是谁？”

青衫书生答道：“此人隐迹遁世已久，姓郭，名南天，昔年在武林中飒傲风雪之际，得号‘天龙八掌’。”

鹞衣老人听完话后，神情微震，双目一张，精芒电闪地，又向青衫书生，打量几眼，问道：“尊驾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是什么样的交情？”

青衫书生似乎觉得对方问话太多，在眉宇间，有丝不悦之色，一现即隐地，淡淡答道：“慕名已久，一面未识。”

鹞衣老人叹道：“尊驾请莫要嫌我唠叨，我不懂得你既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一面未识，却怎会知道他隐居在这‘括苍山埋龙坳’内？”

青衫书生因他业已打过招呼，遂不再嫌烦，含笑答道：“在下偶游‘六诏’，听得有人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深结前仇，探得他隐居于‘括苍山埋龙坳’内，欲来报复。”

鹞衣老人“哼”了一声，青衫书生继续说道：“常言道得好：‘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’，再高明的盖代豪雄，只要稍稍疏忽，也时常会在鬼蜮阴谋之下，埋冤饮恨，在下素仰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盛德清名，遂不辞万里，赶来报讯，

期使郭大侠有所警觉戒备。”

鹤衣老人忽然站起身形，向青衫书生，深深一揖。

青衫书生赶紧抱拳还礼，诧声问道：“老人家何以如此谦礼？”

鹤衣老人叹道：“我是代我老友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致谢尊驾见义勇为的远来盛意。”

青衫书生笑道：“听老人家这样说法，莫非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，如今不在‘埋龙坳’内了么？”

鹤衣老人脸上，浮现出一种奇异神情说道：“尊驾仁心侠骨，更具有脱俗风神，想必也是武林一脉，可否先请把名姓赐告？”

青衫书生含笑答道：“在下姓卓，名轶伦。”

话犹未了，鹤衣老人便失声说道：“卓老弟，恕我恃老托大，你莫非就是号称‘圣手仁心’的哀牢大侠？”

卓轶伦拱手笑道：“大侠两字，卓轶伦愧不敢当，尚未请教老人家怎样称谓？”

鹤衣老人得知“圣手仁心”卓轶伦的来历之后，遂不再有疑虑之心，应声答道：“我姓周，名三畏，江湖中曾送了个‘天琴醉叟’外号。”

这回轮到卓轶伦俊目闪光地，向周三畏全身上下，打量起来。

周三畏皱眉问道：“卓老弟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”

卓轶伦接口笑道：“根据江湖传言，‘天琴醉叟’周三畏是酒不离口，琴不离身，如今老人家却不仅无什酒意，身边也未看见那具名贵绝世的‘焦尾古琴’，怎不教我诧异？”

周三畏“哦”了一声，凄然叹道：“老弟有所不知，我因至友新亡，无心饮酒。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酒入愁肠更愁，借酒浇愁，本来不是好事，但老人家的那具‘焦尾琴’呢？”

周三畏指着炉中烈火，以及炉下的一堆灰烬，神色黯然答道：“老弟请看，炉中那堆灰烬，就是我‘焦尾古琴’所化。”

卓轶伦骇然问道：“焦尾古琴是稀世难得之物，老人家把它焚却则甚？”

周三畏凄然落泪，长叹一声答道：“钟期既死，伯牙摔琴，无非是知音已逝，曲调谁赏之意。倘若将今比古，时虽移而事不异，卓老弟……”

卓轶伦见周三畏的神情甚悲，遂设法岔开话头，指着那只热香四溢的锅儿，含笑说道：“古人有‘煮鹤焚琴’之语，周老人家既然焚琴，这锅中所煮的，莫非是只鹤么？”

周三畏一面举袖拭泪，一面摇头答道：“我不是‘焚琴煮鹤’，而是‘焚琴煮骨’，这锅中所煮的是一条凶徒腿骨。”

周三畏语音方落，卓轶伦脸色忽变。

刷！刷！

两声尖厉已极的划空锐啸起处，寒芒耀目，飘轮电转地，飞来了两团急旋金光，分向“圣手仁心”卓轶伦，及“天琴醉叟”周三畏当头袭到。

卓轶伦青衫大袖微翻，忽从袖中飞出一根紫色软索，恰好自那两圈金光之中，穿了过去。

周三畏则怒啸一声，向金光来处的大堆嵯峨怪石，飞身

猛扑。

但他尚未扑到，怪石之后，业已飞出一条黄衣人影。

这条黄衣人影，不是迎着周三畏来势飞出，是向相反方向退去。

此人身法之快，委实快如石火电光，一闪即逝，使周三畏空自瞳目惊奇，根本欲追不及。

尤其这黄衣人大袖郎当，从他背影望去，好似双手皆无模样。

周三畏一怔之间，黄衣人影已失踪迹，卓轶伦却笑声叫道：“周老人家，此人身法太快，无从追赶，你且看看这两件暗器，或可判断出他的来历？”

周三畏苦笑回身，只见卓轶伦持着两只黄澄澄的圈儿递过。

这两只圈儿，内厚外薄，极为锋利，色呈金黄，径约五寸左右。

周三畏“呀”了一声，恍然说道：“原来是他。”

卓轶伦双目微扬，目射神光问道：“老人家知道那黄衣人的来历了么？”

周三畏点头答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他的来历，但却想先从另一方面说起，卓老弟才比较容易了解全般情况。”

卓轶伦目光微扫四周，一面缓缓坐下，一面问道：“老人家大概仍是要从‘焚琴煮骨’说起？”

周三畏摇了摇头，神色又自凄然地，指着那座无碑坟儿，悲声答道：“焚琴煮骨，还在其次，我要先请卓老弟猜猜，这坟中埋的是谁？”

卓轶伦苦笑说道：“这是难题，茫茫人海……”

周三畏接口说道：“我先告诉卓老弟，此处就是‘埋龙坳’，并以‘地符其实’四字，给老弟一些提示。”

卓轶伦听了“地符其实”四字，以及此处就是“埋龙坳”之语，不禁心中一惊，蹙眉说道：“此处便是‘埋龙坳’，郭南天大侠又复号称老‘天龙八掌’。”

话方至此，周三畏又复老泪纵横地，凄然叹道：“卓老弟，你猜对了，这坟中所埋，便是我生平至友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。”

卓轶伦听得脸色一变，周三畏继续叹道：“虽承卓老弟义胆侠肝，驰报警讯，却可惜你来迟一步，被那般无耻鬼蜮，着了先鞭，乃使我郭大哥含恨九泉，身遭惨死。”

卓轶伦剑眉双挑，目闪精芒，愤然叫道：“周老人家不必流泪，郭大侠既遭暗算，我们便应该设法替他雪恨报仇，伸张武林正义，郭大侠方能瞑目地下。”

周三畏举袖拭泪，目注卓轶伦，讶然问道：“卓老弟，我与‘天龙八掌’郭南天，是生平至友，替他报仇雪恨，自然义不容辞，你却和他半面未识，难道也愿意涉此风险？”

卓轶伦满面神光，恭声答道：“在下艺业或不精，学识或是不够，但每见人间不平事，胸中即作不平鸣，义胆侠肝，却决不甘落人后，我万里远来，既未能替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的生前效劳，自愿为他的死后尽力。”

周三畏听得轩眉狂笑叫道：“好心胸，好男儿，难怪卓老弟年岁轻轻，便得号‘圣手仁心’，成为名震西南的‘哀牢大侠’。”

卓轶伦摇手说道：“老人家不必再对我谬奖，我有几项疑问，想先请你给我解答。”

周三畏道：“老弟有何疑问？尽管提出。”

卓轶伦指着坟儿问道：“天龙八掌，誉满武林，郭大侠生前显赫，坟前何不立碑？”

周三畏答道：“一来我郭大哥所结仇家，太以狠毒，他此次并未能亲手杀我郭大哥，我遂暂时不拟泄漏郭大哥的死讯，免得在我风尘仆仆，四海寻仇之际，对方连泉下白骨，都放不过。”

卓轶伦恨恨说道：“这人是谁，竟会如此毒辣？”

周三畏未答他这次所问，仍自继续说道：“二来我打算等我替郭大哥雪恨复仇，再来此补立碑碣。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周老人家的这种打算，也有道理，但郭大侠是前辈一流好手，功力极高，他那狠毒仇家，定也……”

周三畏截断了卓轶伦的话头，摆手苦笑说道：“老弟猜得不对，我郭大哥的这位仇家，根本不会武功，手无缚鸡之力。”

卓轶伦大为惊奇地，失声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此人是谁？”

周三畏道：“此人复姓独孤，单名一个智字，向患瘫痪重症，除了头手略能转动之外，连站都无法站起，镇日均半躺半坐在一辆特制轮车以内。”

卓轶伦诧异问道：“像这样一个残废之人，能害死武功绝世的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么？”

周三畏叹道：“这独孤智虽是身不能动的残废之人，但他不论何种恶毒刁钻花样，均想得出，智慧之高，足称天下第一。”

卓轶伦听得皱眉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我在‘六诏山’所
要向郭大侠寻仇暗算之人，并不是独孤智了。”

周三畏叹道：“我郭大哥游侠江湖之际，虽然仁义如
天，但既欲助弱扶倾，必与强梁结怨，仇家自然不止一个，
卓老弟在‘六诏’所闻，是如何说法？”

卓轶伦应声答道：“我听得有两名江湖人物，在说什么
‘何大哥业已探出天龙八掌郭南天，隐居于括苍山埋龙坳
中，即将全力寻仇，以报当年的断臂之恨，我们应该助他成
功，也好借此成名露脸’等语。”

周三畏双目之中，神光电闪问道：“这两人是否一个瘦
小枯干，另一个则颇为雄健？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老人家怎会知道？他们正是这等模
样。”

周三畏向卓轶伦看了一眼，扬眉说道：“卓老弟，你在
途中大概遇事耽延，否则以这两个恶徒的功力脚程，不可能
走在你的前面。”

卓轶伦俊脸微红，点头答道：“老人家猜得不错，我在
来此途中，确曾因事耽延了两三日光景，莫非……”

周三畏叹道：“这只好说是运数前定，天意难回，卓老
弟若是能比此两名江湖恶徒先行赶到，或许还可使我郭大
哥，逃过这场劫数。”

卓轶伦又惊又愧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你这样说法，可把我
听糊涂了，‘天龙八掌’郭大侠到底是中了独孤智的暗算？
还是遭了我在‘六诏’所见的那两名恶寇毒手？”

周三畏答道：“我郭大哥独居‘埋龙坳’，忽染风寒，
身患重病，那两个恶寇一名邵挺，一名陆锋，也恰好赶

到。”

卓轶伦听到此处，失声叫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英雄只怕病来磨，郭大侠若非身染重疾，哪里会把邵挺、陆锋这等下流宵小，放在心上？”

周三畏神色伤感地，继续说道：“邵挺、陆锋进入我郭大哥所居茅屋之际，我郭大哥因病势沉重，已入弥留状态，但床前几上，却还有密封铁匣，未曾开启。”

卓轶伦道：“这只铁匣何来？是不是郭大侠自有之物？”

周三畏摇头答道：“邵挺、陆锋见我郭大哥病重将死，自然高兴异常，并因知我郭大哥藏有一册珍贵无比的武林秘笈，遂起了贪心，四处搜索，终于启匣观看。”

卓轶伦目光电闪，说道：“这匣中定然有什么蹊跷？”

周三畏点头答道：“匣中空无一物，只写着血红色泽的‘独孤智’三字，但就在邵挺、陆锋注目观看之际，三个血红字迹，突化烈火喷出，铁匣也立即爆炸得四分五裂。”

卓轶伦骇然说道：“这独孤智委实心肠太毒，手段太狠，如此双重算计，却教当事人怎生防卫？”

周三畏道：“毒火喷处，邵挺首当其冲，立被烧得焦头烂额，而铁匣裂飞之下，我郭大哥也惨遭殃及，撒手尘寰。”

卓轶伦扼腕长叹道：“苍天不佑，病祸双来，郭大侠身入九泉，定难瞑目。那陆锋怎未被周老人家提及？莫非他竟……”

周三畏接口说道：“陆锋异常侥幸，只是略受轻伤，但此时我已赶到，将他点倒制住，问明情由，悲愤难平，遂欲

把这恶贼先行分尸泄恨，然后再寻他们身后之人，和那独孤智，替我郭大哥报复血仇。”

卓轶伦点了点头，正欲发话，周三畏又复说道：“谁知我刚刚砍断了陆锋的一条左腿，便有他同党赶来，把这绝腿凶徒，拚命救去。”

卓轶伦想起周三畏曾有“焚琴煮骨”之语，遂恍然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锅中所煮的，就是陆锋左腿。”

周三畏凄然叹道：“我骤见生平至友，遭此奇祸，不禁肝肠皆裂，五内如焚，一面埋葬郭大哥，一面焚琴煮骨，告慰英灵，并立誓走遍天涯，踏遍海角，寻找独孤智，以及邵挺、陆锋的身后之人，替郭大哥报仇雪恨。”

卓轶伦问道：“谁是邵挺、陆锋的身后之人？”

周三畏答道：“此人姓何，名撑天，也就是适才向我们飞圈暗算的黄衣人。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对了，邵挺、陆锋在‘六诏山’中，曾有‘何大哥欲报断臂前仇’之语。”

说到此处，双目忽蹙，想了一想，又向周三畏问道：“周老人家，你以前见过何撑天么？他刚才飞遁极速，身材相貌，均未看清。”

周三畏不等卓轶伦话完，便自扬眉说道：“这何撑天有特殊标志，使人一望而知，卓老弟难道未曾发现他大袖郎当，比一般人少了两只手么？”

卓轶伦急急说道：“我正为此事，有所生疑，那何撑天既失双手，却又怎能发出飞圈，向我们暗袭？”

周三畏双目一张，神光电射地，向卓轶伦注视有顷，缓缓问道：“卓老弟，看来你大概对于‘宇宙六残’细情，还不深

悉。”

卓轶伦苦笑答道：“什么叫‘宇宙六残’？慢说细情，连这四个字儿，我也从未听过。”

周三畏道：“老弟请坐，你既尚未知晓‘宇宙六残’，我便详细说给你听，因为这六人均极凶恶，万一江湖偶遇，未加提防，往往会遭受暗算，抱憾终身的呢！”

卓轶伦如言坐下，并从怀中取出一只扁扁酒瓶，递向周三畏，含笑说道：“老人家请先润润喉咙，再行赐告。”

周三畏号称“天琴醉叟”，生平嗜酒如命，但如今却似因至友新亡，哀毁过度，竟有些不愿接取酒瓶之意。

卓轶伦见状笑道：“老人家身为豪侠，不必矫情，你焚琴煮骨，目前业告略慰郭大侠英灵，将来更立誓替他报仇雪恨，可说是已尽为友之道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？惟有杜康。对于这瓶酒儿，又有什么不可下喉的呢？”

周三畏连声怪笑，伸手接过酒瓶，拔开瓶塞，便咕嘟咕嘟地，一倾而尽，饮得点滴不剩。

他饮尽瓶中美酒，举起破袖，胡乱抹去唇边的淋漓酒渍，双目注视卓轶伦，扬眉问道：“卓老弟，你是文武双全的哀牢大侠，总该知道‘缺陷’是一种美，也往往会是一种力量。”

卓轶伦点头说道：“我懂得这种道理。”

周三畏怪笑说道：“卓老弟既然懂得‘缺陷就是力量’之理，我就要开始对你叙述所谓‘宇宙六残’的了。”

卓轶伦见周三畏说话时，连啞嘴唇，仿佛酒兴未足，遂又从怀中取出只白玉小瓶递过，含笑说道：“周老人家，这是极上等的‘百花猴儿酒’，你再拿去，助助谈兴。”

周三畏接过玉瓶，凑向鼻端嗅了一嗅，不禁高兴得眉开眼笑地，现出了一副馋相。

但他虽然馋极，却似对于这种罕世美酒，舍不得立时就饮，只是嗅了几嗅，便仍塞好玉瓶，扬眉说道：“所谓‘宇宙六残’，便是六位身体上有重大残缺的江湖人物总称，更由于他们各有残缺，也就各有超迈常人的特殊长处，譬如我已说过的独孤智，就是‘六残’之一，此人瘫痪多年，身不能动，但智计之高，却放眼整个武林，绝无任何一人，可与比拟。”

卓轶伦点了点头问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那双手俱无的何撑天，定然也是‘六残’之一，但不知此人有何特殊长处？”

周三畏答道：“何撑天的过人特长，就是脚快，他轻功之佳，简直捷似风云，一日千里。”

卓轶伦“哦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他双手既失，便自然而然地，把一身武功，集中腿部，方才遁走时的身法之捷，确实罕世难睹。”

周三畏道：“何撑天不仅跑得极快，一套‘飞云腿法’，更是独步江湖，尤其在双腿之上，可以发出三四种厉害暗器。”

卓轶伦想起那两只圈儿，不禁失笑说道：“这种力量，果然是由于‘缺陷’而生，倘若何撑天与常人一般，双手均在，他便不会把两条腿儿，练得如此厉害。”

周三畏扬眉说道：“天下事往往奇妙绝伦，既有了个失去双手的何撑天，便还有个失去双腿的云千里。”

卓轶伦道：“这云千里既失双腿，定然把一身功力，集中在双手之上。”

周三畏点头说道：“卓老弟猜得不错，云千里不仅指掌之力，绝世无双，他更手巧无比，能制造各种神妙器械。”

卓轶伦笑道：“宇宙六残，已知其三，还有三人不知残些什么？”

周三畏忍不住地，终于把那瓶“百花猴儿酒”，尝了两口，眉飞色舞说道：“其余三残之中，有两人是同胞兄弟，兄名司马聪，弟名司马明。”

卓轶伦不等周三畏说完，便接口道：“周老人家慢说，我来猜上一猜，司马聪定然是个瞎子，长处是听力极强，司马明定然是个聋子，长处是目力极锐。”

周三畏摇头笑道：“卓老弟钻了牛角尖，你恰好猜得相反，司马聪是个聋子，司马明是个瞎子。”

卓轶伦苦笑说道：“聪而聋，明而瞎，真是匪夷所思。”

周三畏失笑说道：“老弟若是细想一想，也就无以为奇，这和无手之人名‘撑天’，无腿之人名‘千里’，是同样道理。”

卓轶伦恍然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是从意识上弥补缺陷，也就是一般人五行缺木则名号多木，五行缺水则名号多水之意。”

周三畏继续说道：“最后一残，是个失去思维能力的浑噩之人，但一身横练，却绝世无双，膂力之强，也具霸王逢获神勇。”

卓轶伦问道：“此人叫何姓名？”

周三畏应声答道：“他叫濮阳勇”。

卓轶伦听得皱眉说道：“濮阳勇，勇力无双；独孤智，